



錦田的吉慶圍，位於凹頭的東南一英里，新田的南部四英里，由元朗乘車，半小時可到達。

吉慶圍牆身高度約六米，牆基用石築砌，牆身結構則用本地燒製的大青磚，有寬約兩米的大街由圍門口直通圍尾神廳，四面胸牆有砲口，四角有凸起的堡樓，堡樓與堡樓之間有通道。護牆河寬約六米，水深亦有四米（現已填平），水底放有鋒利向上的尖鐵枝排，防禦盜賊涉水爬牆進入圍內。背靠鷄公山，面向蠔殼山，四周為田野。

鄉民武裝經過四月十九日一晝夜與英軍在石頭圍的激烈戰鬥，彈藥已所剩無幾，人員亦疲累不堪。而負責後勤補給支援的鄧植亭和鄧國林，這時獲悉各處街渡已被軍警封鎖：赤尾渡（赤尾往馬草龍），屯門渡（屯門往大嶼山），瀝源渡（瀝源往大嶼頭），烏溪沙渡（烏溪沙往大嶼頭），白芒渡（大嶼山白芒往元朗），均禁止鄉民乘搭。對於籌糧餉、購彈藥、聯繫各方人士，打擊甚大。后海灣主要通道既為英軍控制，其他水路又被封鎖，實在難以解決後勤補給所需物資。

英軍觀察石頭圍情勢緩和，乃將主力部隊向吉慶圍四周移動，英軍指揮部則以閃電行動進入觀廷書室部署。

鄧青士與幕僚錢壯會商，想採用「因械於敵、因彈於敵」的閃電突擊行動，分組向英軍各外圍哨崗奪取槍械和彈藥。正在反覆研討、權衡利害之際，忽接秘密情報，謂英軍指揮官加士居少將與護督柏克在觀廷書室的英軍指揮部舉行軍事秘密會議，加士居少將從戰略上考慮，謂石頭圍之戰，英軍死傷五百餘人，吉慶圍係反抗分子的集結中心，在戰略行為上應將整體圍村毀滅，以絕後患。參與會議的摩利士上校和奧哥文中校，都支持加士居少將的意見。駱克因為有三位親信失了踪，亦站在加士居少將這一邊。護督

柏克則持相反的意见，他認為政略方針不在於毀滅一條圍村，北九龍是租借地，要為將來施政工作考慮。對於當地居民，要使其歸順，不能使用征服手段；對於現有圍村，要使其保存，不能將其毀滅。因此，軍事秘密會議，決定攻入吉慶圍後，不防火燒屋，不將四角堡樓炸毀。

鄧青士掌握了英軍的情況，臨時決定放棄向英軍外圍崗哨奪械奪彈的閃電突擊行動，減少鄉民子弟的傷亡，轉而分散隊伍力量，擴大對英軍的包圍圈，使英軍背腹均受到打擊。

吉慶圍內住有三十多戶鄧姓人家，抗英武裝臨時進駐了八十多人，分別守衛四角堡樓及圍門內兩旁臨時構築的磚堆小堡。

四月二十日凌晨，英軍從蠔殼山附近叢林出來，發動試探性進攻，用馬克沁機關槍向吉慶圍大門密集掃射。圍內戰士早已用十多張濕水棉胎用竹竿在圍門內張掛起來，防禦打穿鐵門槍彈。在外面包圍英軍的鄉民隊伍，則向英軍背後攻擊。這時吉慶圍內的土炮亦發出怒吼，彈粒如雨滿天飛。

英軍控制新界水路交通運輸之後，吉慶圍的包圍戰，乃採用消耗戰略。經過四月二十日的間歇性的猛烈相互射擊和英軍兩次的試探性進攻之後，到了深夜，堡樓內發射出來的土炮彈粒，英兵拾起來觀看，竟有一光緒通寶一的銅錢，報上參謀部研究，認定反抗分子已經缺乏彈藥補充。乃用鐵板做防禦工具，衝近吉慶圍東北角圍牆下，用猛烈炸藥炸開一洞。英軍突擊隊使用猛烈火力衝入，並燃放催淚彈。圍內持槍戰士人人戰死街頭或牆角下，十餘婦孺在大街尾神廳焚香禱告，也被亂槍射殺。駱克派來隨英軍服務的特別工作組人員，則忙於搜尋反抗分子的文件。

吉慶圍的戰爭痕跡，留下了殖民主義者的歷史罪證。
（之廿三）
劉崇

英軍攻打吉慶圍

——百年新界話滄桑